

几近90岁的父亲,爱摆弄花草,局促的窗台上,挤挤挨挨总摆放着各色花盆。如今,父亲腿脚有些不利索,身板还算硬朗。

那日,我为他送去一瓶虎骨酒,也没多聊几句话,便像了却了一桩心事,扭身便走。隔三岔五为老两口送些蔬菜瓜果,是我孝敬父母的惯例,否则,总感到心里不安。

凌晨,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。母亲在电话那头哭哭啼啼说,父亲突然昏迷不醒。父亲被送进医院急诊间,我差不多也赶到了。医生稍作检查,断定父亲急性脑梗,且怀疑在中枢部位,示意家属要有心理准备。整个上午,脑电图、核磁共振、心电图、胸部拍片,一串检查下来都很正常,但父亲仍然昏迷不醒。无奈,父亲被送进重症监护室。两天过去了,父亲仍昏昏沉沉,医生也没查出个究竟。按说,父亲除了高血压之外,平常都很正常。那日给父亲送虎骨酒,父亲躬身面对窗台那盆仙人球喃喃自语,像是老熟人之间对话,也没见他异样。

我问母亲,那晚他睡前有何异常?母亲告诉我,睡前,父亲握住母亲的手,说了许多暧昧的话,然后说头疼,服了一把药入睡。我拿过药瓶细看,是氨沙坦和硝苯地平一类降压片。

第三天,父亲苏醒了,只是烦躁不安,神志模糊,哼哼啊啊闹得慌,一连十几天不吃不喝。医生为他插了鼻管灌食。他肺部渐渐感染,身上起了褥疮,为了父亲尽快康复,我把他送进一家离家不远的康复医院。

父亲那间病房有四个老人瘫在病榻,全凭一个护工料理。护工是个来城里打工的高个男人,人称大刘,目字脸黝黑,卧蚕眉下挂着一双小眼,腮帮挤出笑颜,

仙人球

戴民

像是看出我的担忧,说了一通安慰我的话。回去的小妹与他加了微信,为他点去数百元的红包,拜托他照顾父亲。

大刘满脸堆笑,说会照料好老先生,转身抓起一把大号针筒,将小妹送来尚有余温的藕粉糊吸进针筒内,接上父亲的鼻管,推注,吸附,再推注,脸上毫无表情,手势麻利,那一刻我鼻子酸酸的,扭头便掉了眼泪。

每次探望父亲,大刘照例抢在医生前给我们道喜,说父亲恢复得很快。小妹告诉我,幸亏她有先见之明,每日给大刘发红包,人家才卖力用心照料老爸。

接父亲回家那天,大刘来病房帮我们一道收拾东西,父亲朝大刘睨一眼,临别,连招呼也没打。大刘朝我耸了耸肩,有点尴尬。回家后,父亲嘱咐我,快去做一个锦旗。我问道送那个大刘吗?父亲没好气道:“我脑子还没坏脱,我要感谢帮我康复的小张医生!”

“我们没少给大刘发红包,人家待你不好吗?”

“你以为钱能买通人情?人家可没领那个情。有一次,我内急唤他,他吱声正在午餐,硬让我撑着,憋了我两个钟头。倒是你们没见的那个小张医生,帮我做康复运动,每次都附身同我说话,年轻轻的很有教养。我要感谢医院有这样的好医生!”

说完,父亲转身端视那盆褐色仙人球,问我:“你知道仙人球最怕什么?”我懵懂语塞。

“怕冷!”父亲没让我思索,借着话题说眼前,“人有些像仙人球,环境糟点没啥,就怕冷漠。”

我望着父亲苍老的脸,蓦然想到多年后的自己,似乎听出了他的话外音。

那日,我陪父亲去一家洗浴中心搓澡,擦背、扞脚、按摩,父亲像换了个人,神情矍铄。回家,父子俩聊了大半日话,回忆从前一起去郊外捞鱼虫和抓蟋蟀的情景,父亲像个孩子乐呵开怀。突然,父亲将视线移向那盆仙人球,脸色一阵羞红,口中嗫嚅道:“其实,我是怕拖累你们,让你们操心老的,想想也这把年纪了,所以,那晚我换吃了一把安眠药,想了上百了。哎,不应该啊,反而给你们添这么大麻烦!”

那一刻,我没惊讶,却油然替自己悲悯。连同老去,难道本该志趣落寞、神情颓废?我们在意老人的日常起居,吃喝拉撒,却忽略了他们的精神生活,就像每个礼拜都要为父母送一点生活物资,算是完成一件工作,就没想同他们聊几句家常,说几件往事,在乎老之所爱,事父母,“不敬,何以别乎?”

回家路上,我总觉得落下一样东西,蓦地,我给抢救父亲的唐医生发去微信:“父亲已经康复,感谢您和团队的医治,向您报告,当初父亲病状系服了过量的安眠药所致,这也许对您有用,给您添麻烦了!”须臾,那头回来五个握手的表情。

疫情封控期间,父亲钟爱的那盆仙人球突然花开,父亲说,仙人球一辈子也许只绽放一天,他让近在一个小区陪读岳母的妻子去他那儿赏花,妻子拍了图片发我,替我送上祝福,她说,比仙人球花儿更灿烂的是父亲的笑容。

梦想成为天才的作曲家

张友明

我是一个毫无艺术细胞的人。不说天赋,就是后天也没培养起丁点的艺术修养。对音乐,我连最简单的五线谱都看不懂;对画,我则是可怜得连基本的线条都画不好。我曾对妻子说过,此生有两大遗憾,一是没能力进大学念中文系,再是没进军营当过兵。当作家曾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,尽管当初纯粹出于它有可能改变我人生命运的功利想法,但就自己的气质而言,它确实是比较适合我的职业。遗憾的是,我虽有了些许的先天气质,而少了太多的后天努力,包括没有好好地读书考上大学中文专业之类的,于是制约了我想在作家这条道上发展的空间。而当兵仅仅是自己自幼体弱多病,缺乏军人钢铁般的坚强意志,我只是想通过部队的大熔炉来锤炼自己。

可是,当一个双休日我独自在家聆听了许多乐曲后,我想,如果上天垂青,可以让我从头来选择梦想的话,我首选的必定是做一天才型的作曲家,其次是作家,最后才是画家。至于军人那不是职业,仅仅是人生征途中的一个驿站而已。

明知道自己缺乏艺术细胞,又为何要把当作曲家,而且还是天才型的作曲家作为职业梦想呢?同样是搞艺术,为何首选的不是画家?

那几天我听了不少名曲,说心里话,绝大多数我没听明白,文章开头说了,是因为

我没有音乐细胞,根本听不懂这些名曲所表达的主题。尽管如此,但我还是被其中的几支曲子感动得不是陶醉有加,就是热泪盈眶。比如,舒伯特的小夜曲春风徐来、柔和浪漫,让人充满憧憬期许;“钢琴诗人”肖邦的夜曲寂静幽澜、惆怅缠绵,使人冥想叹息;意大利著名钢琴家、作曲家托塞利的《夜莺小夜曲》婉转哀怨、凄美悱恻,叫人悲痛欲绝;班得瑞制作的《寂静之音》空山鸟语、清澈明快,透出淡淡的忧伤;英国著名大提琴家杰奎琳·杜普蕾演奏的《埃尔加E小调协奏曲》细腻克制、悸动热情,达到人琴合一至高境界;而网上有人冒用杜普蕾演奏的台湾作曲家徐嘉良作曲的《殇》低沉回旋、哀伤孤寂,透着无限的悲凉。就这些我自认为听懂的音乐而言,我认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:曲子一起调就马上勾魂摄魄,把人带入了一个或清新,或空灵,或忧伤,或哀怨,或悲痛,或惆怅,或憧憬,或甜蜜的精神世界,让人沉醉其间,为之动容。

所以,如果有人问我,世界上能让人最快进入情感世界的文化艺术形式是什么,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:音乐。上面我所罗列的每一首曲子,当一起调第一个音符出现的时候,它就紧紧地抓住我的心,并让我迅速地获取这是一首带着何种精神色彩信息的曲子。音乐艺术这种先天优势,是文学与美术无法比拟的。恕我孤

陋寡闻,至少至今我还没有看到或听到过哪怕是最伟大、天才的文学家或画家,能凭文章开头的第一个字或第一笔画,就把自己作品所要表达的情感透露出来。再伟大、天才的文学家要想表达某种情感,也需要花点文字去铺陈,以“才高八斗”的曹植的《洛神赋》为例,首句是“黄初三年,余朝京师,还济洛川”,你能读出他所要表达的情感吗?同样,再伟大、天才的画家作品再震撼人,也是要在作品成型至少是有了雏形之后,以有灵感家之称的荷兰伟大的天才画家凡高的作品《向日葵》为例,在他刚落笔的时候,你能从中感受到那是“怀着感激之心对待家人,怀着善良之心对待他人,怀着坦诚之心对待朋友,怀着赤诚之心对待工作,怀着感恩之心对待生活,怀着一颗欣赏之心享受艺术,宛若眼前那灿若花开的向日葵”的情感吗?

当然,不是说所有音乐家都能做到这一点,我认为只有天才的作曲家才有这等本领,因为他们“在上帝那里就学会了作曲”。不是吗?你看,这些天才的作曲家:莫扎特5岁就会作曲、弹钢琴,6岁就出游欧洲各国献演;肖邦7岁创作,8岁登台演出,人称“波兰的莫扎特”;威尔第7岁学艺,不久老师就说已教不了他,出资把他送往米兰音乐学院学习,11岁就开始歌剧创作……他们的天才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,他们都给后人留下了高山仰止的经典巨制。尽管在这些天才中,大多数人命运多舛,不是贫病交加,就是天妒英才、英年早逝,但我依然梦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,以音乐直击人心,流芳百世。

绿蓑衣

陆地

领口和腰部系上两根小指头粗的蓝布绳头。穿在身上,扣紧绳头,既保暖防雨又防止左右窜动,下雨在田间干活十分灵活自如。父亲编出的蓑衣不仅光滑平坦,穿着柔和舒适,而且紧密厚实,防风保暖,十里八村的人都喜欢请父亲上门做蓑衣。

蓑衣在老家大有用场。春天里,人们披着蓑衣,在斜风细雨中种瓜点豆,除草施肥,耕田犁地;到了夏天,若逢狂风暴雨,人们披着蓑衣去田里排涝;秋天,收获的庄稼晒在场上,夜晚需要看守,人们便披了蓑衣,随地一躺,有铺也有盖,很方便。我最喜欢的,是在微微细雨中,跟着父亲在河边钓鱼。父亲披了蓑衣,我则打着旧伞,父子俩一左一右,守着一根钓竿,在河岸边静坐,就听到雨打在蓑衣和伞布上的声音不一样,打在蓑衣上的雨声是飒飒的,而打在我们伞布上则是啪啪声。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

不须归。”父亲钓鱼总是大声地说,下大雨,赶快回去。此刻,我才发现父亲穿着蓑衣的背影,很像课本插图里的老渔翁。

我也穿过蓑衣,在田野、路边放小鹅、打过猪草,还给队里放过牛。刚开始穿,很轻盈,在雨水中时间一长,蓑衣表面浸透了雨水,有一点重,每走一步都感觉不太利索。我从9岁一直穿到高中毕业,都喜欢穿着蓑衣在雨中奔跑,学着大人的样子,看着路边庄稼,心里期盼着秋天粮食丰收。我喜欢下雪天穿着蓑衣,蹲在柴滩上候野鸭,雪纷纷落下,很快就把蓑衣染白了,我蹲在雪地一动不动,就像一个雪人。我喜欢把蓑衣挂在班级墙上,有自己名字的小木棒上,那30多件有长有短的蓑衣一字排着,有灰有黄有黑,十分好看。那时的蓑衣,是打开雨天的通行证,给我们挡风遮雨,带给我们快乐,这份快乐永远定格在记忆之中。

此刻,凝视墙上那件蓑衣,我伸手把它取下,在手中掸了又掸灰尘,然后往身上一穿。它为老人家挡风遮雨走过无数个岁月,现在淡出人们的视线。我没有叹息,脱下蓑衣,重新挂在墙上,心里满是欣慰!

为过去,一切都会留在我们的记忆中。

岁月像一首歌,唱着唱着,我们唱出了味道;唱着唱着,我们感动得哭了。这首歌是我们心灵深处莫名的歌,这首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奋发进取。

岁月像一本书,看着厚厚的一叠,慢慢变得薄薄的一句又一句,从别人的故事里,看到了自己的人生,从年少到年轻,到年老。

岁月

陆联群

的梦。在这个梦里,我们可以想自己所想,干自己所想干的事情。这个梦给了我们无边无际的遐想,当我们梦醒的时候,一切都已成

竹床上的乡愁

刘峰

子夜,独在异乡的我,又一次乘着梦的翅膀,穿过万水千山,飞回了几时的故园,轻轻地憩在那一片打谷场,一步一步走向那一张张幽蓝幽亮的竹床。

竹床,顾名思义,是用竹子做的床儿,在乡间一般用于纳凉。那一年,见我已长大,父亲决定在炎炎夏天来临之际,为我制作一张漂亮的竹床。当听到这个好消息,我顿时欢呼雀跃,催促父亲早点行动。那个蟹壳青色的清晨,父亲将我从上床上唤醒,从墙上取了一把厚脊薄刃的砍刀,一起前往我家的那一片紫竹园。到了园中,只听见咔嚓一声,一刀雪白的光亮闪过,一株碗口粗的竹子如古琴般颤动了一下,发出一缕幽悠动听的清音,于青幽幽的天空摇晃了几下,仿佛一只绿孔雀栖在地上。父亲在连砍了四根后,这才告诉我:这一丛竹子,一家人精心养了多年,只为这一天!

父亲制作竹床,我在一旁当下手。做过木匠活的父亲,如今又要当竹匠。在他看来,竹器活与木工活,有着异曲同工之妙——去枝、锯段、斫片、刮蔑、刨光,竹尾作床腿,竹身作床架,竹杪作床面,几天下来,一张精致、坚实、轻盈的竹床呈现在一家人面前,青里泛紫,漂亮极了。

新做的竹床,须浸泡。时值黄昏,父亲与我,一前一后,像抬着一个宝贝一样走向村边小溪。竹床,浸在倒映橙红色的晚霞的溪中,恰似一条大青鱼浮在那里,父亲让我扶好,自己却顺手扯了一把莎草,沙沙沙擦洗起来。他一边擦,一边说:“将它多擦洗几遍,躺上去更平滑,更透气,更清凉。”

月光如水,父子俩将浸泡好的竹床,乐呵呵地抬往村中央的打谷场。此时,夜幕乍垂,星星钻出,暮色犹如古老而华丽的蜡染,流萤梳理于其间,蝙蝠扮起了黑衣侠。

仿佛《西游记》里的黑鱼精一样,乌

油油的我,“腾——”地一下弹跳在竹床,兴奋得在床上直翻筋斗,父亲见了,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,成就感十足。仰头星空,一颗颗大大小小的星星如钻石般熠熠闪亮,一条宽广而浩渺的银河似乎有采撷不尽的珍珠。一旦仰望久了,竹床仿佛会变成浮槎,载着我,朝着深邃的夜空飞去……

“肤肌玉骨,自清凉无汗”,因紫竹清凉、透气、幽香,制成的竹床与肌肤接触,如大理石般凉爽,浸润至骨髓。一到夜晚,我与竹床形影不离,与村伴一起读书、绘画、下棋、讲故事、玩石子、做游戏,不亦乐乎之间,将热转暂忘。

更何况,深夜时分,人情情,总有外婆手心的那把蒲扇在摇啊摇,耳畔,传来墙角瓦砾断断续续的虫鸣、小巷深处苍苍凉凉的犬吠以及远远近近神秘的微响,伴我甜蜜入眠,一觉睡到大天亮。

“秋风起兮白云飞,草木黄落兮雁南归”,一转眼,夏天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,天凉了,竹床也该束之高阁啦!

选择一个清爽明净的日子,我与父亲,又是一前一后,抬着它走向小溪,给这位“功臣”洗浴。两岸飘荡稻花香,竹床刚浸入水里,就发出咕咕咕咕的声音,吐出一串串珍珠似的气泡,仿佛在私语,又仿佛在轻语。

细瞧之下,这才发现:历经了一个夏天的亲密接触,这张竹床,已由最初的翠绿色变成了如今的金黄色,裹上了一层透明的包浆,愈加莹润,愈加光洁,愈加闪亮了,沐浴在绿绸似的清溪,宛若一块大黄玉,简直成了一件不可多得的“传家宝”。

多想,就在今夜出发,沿着那一条通往故园的弯弯的小路,回到如同水墨画一般的村庄,轻轻地推开那一扇铜绿色的大门,从高高的阁楼上取下这一张竹床,然后坐在璀璨依旧的星空下,等着父亲、等着外婆、等着村伴,一起归来……



蓝天碧野

汤青 摄

风华集

辛冠东 书

热浪滚滚

疏桐

进入盛夏,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制我国中东部大片区域,气象频频拉响高温红色警报。大街上犹如烤箱,水泥地面成了电烙板,穿街而过的风成了电吹风,到处热浪滚滚。回到家里感觉更热,沙发、茶几、写字台、木地板,所触之物,都如同刚从沸水里捞出来,热得有些烫手,就连电扇吹出来的也是火风。酷热难耐,人们减少外出,躲进空调房避暑,孩子们到吹着冷气的书店看书。

然而在城市街头,总会看到有些人在烈日下坚守,仿佛练就了耐热的特异功能。

在城市公园,宽阔的水泥广场上搭起了一串帐篷,相隔一米距离排起了不短的队伍。身穿防护服“大白”,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,正在给排队的人“捅嗓子”。一群身穿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,佩戴口罩,在烈日下维持秩序,帮助搬运矿泉水等防暑物品,协助新冠疫情核酸检测服务。红马甲们生着一张秀气的脸,汗水将她们的一头秀发濡湿,贴在额头、脸颊上,水洗过似的。

来到十字路口,我看到马路中间站着一位戴着白手套、束着白腰带的交警,平伸手臂,吹着口哨,指挥交通。路口的红绿灯没有亮,估计是线路超负荷出了故障。我感到燥热难耐,然而当我看到交警身上的警服已经浸透,膏药似的贴在身上时,一股凉意从心底升起。相比于交警站在路中“熬饺子”,我在街头受到的这点热,又算得了什么呢。

口哨响起,绿灯放行,我下意识朝路边电线杆张望。果然,在一根高耸的高压线杆上,我看到三位电工,头戴橘红色安全帽,身穿灰蓝色工作服,一位骑坐在电杆横担上,一位站在紧扣电杆的脚蹬上,一位吊在由横跨的电线垂悬的安全绳上,正在紧张而忙碌地检修线路。我不知道被安全帽罩住的头顶上蓄了多少汗水,但我知道,他们的头发里,一定正在冒着热气。

路边一家修理铺,门口摆着一台三只叶片焊制的落地扇,嗡嗡地吹着热风。一位六十开外的老男人,背对着落地扇,拿着扳手、起子、榔头,正在修理一台旧电动机。尽管有电扇吹风,但老男人的背心前襟还是湿了一大片,旗帜一样贴在胸前。汗水挂在睫毛上,腾不出手,就用胳膊去擦,越擦脸越花。

路上见得最多的,是环卫工。他们骑着小型环卫车,手里握着铁钳,随时捡拾地上的烟头、饮料瓶、塑料袋、包装泡沫,保持街道的整洁。园林工人跟在洒水车后面,手里握着长长的水管,给绿化带浇水。

我还遇见送快递的小伙子,汗津津地蹬着三轮车;遇见人力车夫,拉着板车吃力地为小店送货;遇见树荫下修车的摊主,安静地为路过的自行车补胎充气;我还遇见空调维修工,带着伸缩梯和工具包,裹一身热汗穿街走巷……他们都是这座城市里的小人物,小得被无数双眼睛忽略。

大街上,热浪滚滚,暑气蒸腾。而那些在烈日下坚守的人,是夏日里城市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。看看他们,对比自己,就感觉不到热了。